

通志

五十九

列傳第二十二上

通志一百九上

後漢

張宗

法雄

滕撫

馮緄

度尚

抗徐張磐

楊璇

班彪

子圖

第五倫

曾孫種

鍾離意

宋均

按子意

寒朗

朱暉

孫穆

樂恢

何敞

鄧彪

張禹

徐防

張敏

胡廣

袁安

子胤

胤

張酺

李校

周榮

孫景

郭躬

弟子

雋

王翊

忠

子

梁懂

何熙

通志後漢列傳第二十二

張宗字山君，魯陽人也。三莽時為縣陽泉鄉佐，會

莽敗，宗率鄉民二四百人起兵略地，西至

長安，更始以宗為將軍，宗竟更始政亂，因將家屬

安邑，乃大司徒。至禹西征，定河東，宗詣禹，自歸禹，聞宗

素多權謀，乃表為偏將軍，禹軍到拘邑，赤眉大眾且至

禹以拘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

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

令各探之，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

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柰何不顧？」宗曰：「愚聞

卒罪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少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執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賊部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伏其勇及還到長安宗夜將金士入城襲赤眉中卒貫胛又轉攻諸營保為流人所害以遂至於死及鄧禹徵還光武以宗為京輔都尉將突騎與征西大將軍馮異共擊關中諸營保破之遷河南都尉建武六年都尉官省拜太中大夫八年潁川桑中盜賊群起宗將兵擊定之後青冀盜賊屯聚山澤宗以謁者督諸郡兵討平之十六年琅邪北海盜賊復起宗督二郡兵討之乃設方略明購賞皆悉破散於是沛楚東海臨淮羣盜懼其威武相捕斬者數千人青徐震慄後遷琅邪相其政好嚴猛敢殺伐永平二年卒於官

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也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稱曰姓故以法為氏宣帝時徙三輔世為二千

雄初仕郡功曹辟太傅張禹府舉雄高第除平氏長
善政事好發摘姦伏盜賊稀發吏民畏愛之南陽太守
鮑得上其理狀遷宛陵令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三
千餘人冠赤幘服絳衣自稱將軍寇濱海九郡殺二千
石令長初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
尋復市聚明年伯路復與平原劉文河等二百餘人稱
使者攻厭次城殺良史轉入馬唐燒宮寺出繫囚渠并
皆稱將軍其頭謁伯路冠五梁冠佩印綬黨衆浸盛乃
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乃徵

雄爲青州刺史與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賊斬首溺死
者數百人餘皆奔走收器械財物甚衆會赦詔到賊猶
以軍甲未解不敢歸降於是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皆
以爲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勇不可恃勝
不可必賊若乘船浮海深入遠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
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執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
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聞大喜乃還所略人而東
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五年
春乏食復抄東萊間雄率郡兵擊破之賊逃還遼東遼

東人李久等共斬平之於是州界清靜雄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偽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在州四年遷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濱帶江沔又有雲夢藪澤水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稍息人以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初平中卒官子真在逸民傳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爲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風政修明流愛于人在事七年道不拾遺順帝末揚徐盜賊群起磐牙連歲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爲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之耀顯軍敗爲賊所殺又陰陵人徐鳳馬勉等復寇郡縣殺掠吏人鳳衣絳衣帶黑綬稱無上將軍勉皮冠黃衣帶玉印稱皇帝營於當塗山中建寧號置百官遣別帥黃虎攻沒合肥明年廣陵賊

張嬰等復收衆數千人反據廣陵朝廷博求將帥三公
舉撫有文武才拜爲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
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梁
太后慮羣賊屯結諸將不能制又遣太尉李固未及行
會撫等進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
鳳遂將餘衆攻燒東城縣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
設伏擊鳳斬之封安爲平鄉侯邑三千戶拜撫中郎將
督揚徐二州事撫復進擊張嬰斬獲千餘人趙序坐畏
懦不進詐增首級徵還棄市又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
攻九江殺郡守撫乘勝進擊破之斬孟等二千八百級
虜獲七百餘人牛馬財物不可勝算於是東南悉平振
旅而還以撫爲左馮翊除一子爲郎撫所得賞賜盡分
於麾下性方直不交權執宦官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
胡廣時錄尚書事承旨奏黜撫天下怨之卒於家
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少學春秋司馬兵法父煥
安帝時爲幽州刺史疾忌姦惡數致其罪時玄菟太守
姚光亦失人和建光元年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
以歐刀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

煥欲自殺緄疑詔又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自上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為徵奮抵罪會煥病死獄中帝愍之賜煥光錢各十萬以子為郎中緄由是知名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為州里所歸愛初舉孝廉七遷為廣漢屬國都尉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以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群賊遷隴西太守後鮮卑寇邊以緄為遼東太守曉喻降集虜皆弭散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常

時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衆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略江陵間荊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並奔走荆南皆沒於是拜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萬討之詔命有司祖于國門時天下飢饉帑藏虛盡每出征伐常減公卿奉祿假正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為所中乃上疏曰執得容奸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故樂羊陳功文侯示以謗書願請中常侍一人監

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
劾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
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荊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
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爲
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監軍使者張敞承
宦官旨奏緄將傅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
紀功請下吏案理尚書令黃儁奏議以爲罪無正法不
合致糾會長沙賊復起攻桂陽武陵緄以軍還盜賊復
發策免頌之拜將作大匠轉河南尹上言舊典中官子

弟不得爲牧人職帝不納遂復爲廷尉時山陽太守單
遷以罪繫獄緄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單超之弟中
官相黨遂共誅章誣緄坐與司隸校尉李膺大司農劉
祐俱輸左校應奉上疏理緄等得免後拜屯騎校尉復
爲廷尉卒於官緄弟允清白有孝行能理尚書善推步
之術拜降虜校尉終於家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爲鄉里
所推舉積困窮乃爲宦者同郡侯覽視田得爲郡上計
吏拜郎中除上虞長爲政嚴峻明於發擿姦非吏人謂

之神明遷文安令遇時疾疫穀貴民飢尚開倉廩給營
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奇
之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
蒼梧南海交趾交趾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
皆沒遣御史中丞盛將募兵討之不能尅豫章焚縣六
百餘人應募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
陽殺縣令衆漸盛又遣謁者馬睦持節督荊州刺史劉
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
書朱穆舉尚自右校令擢爲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
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
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
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
鴻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計緩
之則不戰逼之則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
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
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
從會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
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

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蓐食明日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棄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時荆州兵朱蓋等征戍役久財賞不贍恚忿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以前尚爲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執討擊大破

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尚錢百萬餘人各有差時抗徐與尚俱爲名將數有功徐字伯徐丹陽人鄉邦稱其膽智初試守宣城長志移深林遠藪椎髻烏語之人置於縣下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爲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太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斬首三千餘級封烏桓東鄉侯五百戶遷大山都尉寇盜望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卒於官桓帝下詔追增封徐五百戶并前千戶復以尚爲荊州刺史尚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爲已負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

是徵交趾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嗚然而君不出何哉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刑州餘黨散入交趾磐身嬰甲鬪涉危履險討擊凶患刑殄渠帥餘燼烏竄冒遁還奔荊州度尚懼磐先言怖一長罪矣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為國爪牙而為尚所枉以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耻生為惡吏死為敝鬼乞憐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偽尚不徵者磐埋骨牢獄終不虛出望

三十七

一 通志後漢列傳卷六十一

十一

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磐字子石丹陽人以清自稱終於廬江太守尚後為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來攻尚與戰破之戎狄憚畏年五十一延熹五年卒於官

楊璇字璣平會稽烏傷人也高祖父以本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為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除因而家焉父扶交趾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璇初舉

孝廉稍遷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日及時蒼梧桂陽猾賊相
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琬力弱吏人憂恐琬乃特制馬車
數十乘以排蒲拜反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
為兵車專轂弓弩尅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
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
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寇披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
其渠帥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琬實非身破賊
而妄有其功琬與相章奏有黨助遂檻車徵琬防禁
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勢
三言六二以地志後漢列傳卷之三十一

骸骨卒於家

又言為凱所誣潛令親屬關通之詔書原琬拜議郎
凱反受誣人之罪琬三遷為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
事免後尚書令張溫特表蓋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
骸骨卒於家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况成帝時為越騎校尉
父稚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彪性沉重好古年二十餘更
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兵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
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
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

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
政本根既微而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熱
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上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
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帝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
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
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
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
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
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馬一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

謂漢家復興踈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豈
復知漢乎彪既疾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為
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二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
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
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為融畫策事漢總西
河以拒隗囂及融徵還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
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帝雅聞彪才因召入見舉司
隸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
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紀

自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復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禱祝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禱祝之事遂闕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

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秦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則絕其功也至於採經撫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踈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浮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

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
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
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
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
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則曰世家卿士
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
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
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
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

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託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
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
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彪復辟司

徒玉

音肅

况府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

多闕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為習
與善人居不能無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
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
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司公
召公史佚入則太顛闕夫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

與違者故成三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
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詩云貽厥孫
謀以燕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
導太子以法術賈生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
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
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
修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
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
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

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
閤而已明不嫌黷廣其敬也書奏帝納之後察司徒廉
爲望都長吏民愛之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所著
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二子固超超別有傳固字孟堅
年九歲能屬文誦詩書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
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
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永平初東平王
蒼以至戚爲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
冠奏記於蒼薦故司空掾桓梁京兆祭酒晉馮扶風掾

李育京兆督郵郭基涼州從事王雍弘農功曹史殷肅
言此六子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宜蒙徵納以輔高
明蒼納之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
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作國史
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
蘇朗僞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不能自明乃馳
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
宗甚竒之召詣校書郎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
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

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
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
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
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
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
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
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
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
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

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因感前世相
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
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其辭曰有西都
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
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
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摠懷舊之蓄念發思古
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
在于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太華終
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
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
則天地之奧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
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寤東井之精俯
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
乃眷西顧實惟作京於是晞秦嶺瞰北阜挾鄠灊據龍
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
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秦而極侈建金城其萬
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
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

不得旋闐城溢郭傍流百塵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於是
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
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俊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
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驚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浮游近
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
域黻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
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彊幹弱枝隆上都
而觀萬國也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連犂諸夏兼其所有
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

緣其隈郭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
草甘木郊野之富號曰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峻陪以甘
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
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
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雨成雲五穀垂
穎桑麻敷荼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汎舟山東
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
池連乎蜀漢繚以周墻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
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鱗大宛之馬黃

支之犀條支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三萬里
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神靈之正位倣
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
究竒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棹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
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發五色之溼彩光燭朗以
景彰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
鍾虞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闕臨峻路而
啓扉徇以離殿別寢承以崇臺間館煥若列星紫宮是
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

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降熠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
因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
增城安處常寧蒞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鴦飛
翔之列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以
藻繡絡以綸連隨侑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爲列
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
釳切玉階彤庭碾礧彩緻琳珉青燄珊瑚碧樹周阿而
生紅羅颯纒綺組續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
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

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佐命
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盪亡秦之毒螫故
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
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誼誨故老名
儒師傳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
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羣元元本本周見洽聞啓發篇
章校理秘文周以鉉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
甲科羣百辟之廉孝虎賁贅衣閭尹閭寺陞戟百重各
有攸司周廬千列徼道綺錯輦路經營脩涂飛閣自未

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陵塏道而超西墉混
建章而連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內則
別風之嶠嶢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
以開闔爾乃正殿崔嵬層構歟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
出馭娑洞杙詣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
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
帶於芬楣雖輕迅與僛狡猶愕眙而不敢階攀并幹而
未半目眴轉而意迷舍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矜魂
怳怳以失度巡迴塗而下低旣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

徬徨步用道以縈紆。杳窳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遊。
若遊目於天表似無際之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臨滄
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嶽之嶸嶸濫瀛洲與方
壺蓬萊起乎中矣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峭崿
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壘之混
濁鮮顥氣之清英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
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收館非吾人之所
寧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
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

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理
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罟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
周匝星羅雲布於是乘鸞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
苑門遂繞豐鄗歷上蘭六師發冑百獸駭彈震震爚爚
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
而少息爾乃期門伙飛列刃鑕鏃要跌追蹤鳥驚觸絲
獸駭植鋒機不虛拮弦不再控矢無單殺中必疊雙颺
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
抗失木豺狼懼竄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

突狂兇觸斃許少施巧秦成力山擄標狡扼猛噬脫角
控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出犀擊曳豪隳超迥壑
越峻崖屨斲巖鉅石墮松栢小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
珍夷天子乃登屬王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執
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日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
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魚騰酒車而
斟酌割鮮野食舉燧命爵饗賜畢勞送齊大路鳴鑾容
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
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

猗猗若摛錦布繡燿燿乎其陂鳥則玄鶴白鷺黃鵠鷓
鸕鷀鵠鷓鷯鳧鳧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
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輶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祛
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權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警
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鷗下雙鶻掄文竿出比目撫
鴻罍御繪繳方舟並驚僂仰極樂遂乃風舉雲搖浮游
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峻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
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
浮簞之所用采游童之謹謠第從臣之嘉頌于斯之時

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
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循族世之所業工
用高曾之規矩槩立心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徒觀迹於
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東
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
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睹大漢之
云為乎夫大漢之開原也奮布衣以登皇極繇數耆而
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
功有橫而當天計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熱而獻其說

蕭公權宜以拓其制持重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
吾子曾不是睹顛隳後嗣少禾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
以建武之治永平之重以平太清以變子之惑忘往者
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于時之亂生
人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樞郭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
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灾猶未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
紀也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
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首帝文赫然發憤
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比嶽立號

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勲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金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

萬曆丁七年

通志後漢列傳二十二

二十四

抄四生梅亭作
三百八十八彭心

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旣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脩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予樂人神之和允洽羣神之序旣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脩洛邑翩翩巍巍顯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

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爲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
以毓獸制同乎梁騶義合乎靈囿若乃順時節而蒐狩
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
覽駟騏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
魚鏗華鍾登玉輅乘時龍鳳蓋颯灑辭鑿玲瓏天官景
從祲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兩師汎灑風伯清塵
千乘雷起萬騎紛紛元戎竟野戈鏃慧雲羽旄掃霓旌
旗拂天焱焱炎揚光飛文吐爛生風吹野燎山日月
爲之奪明丘陵爲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按屯駢部

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鋒伐鼓申令三驅輶
車霆激驍騎電驚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響不
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
不極般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泄先驅復路屬車
案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觀明堂臨辟
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
聖躬自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澹海
濬北動幽崖南趨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
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龍水慄奔走而來賓

遂綏哀在開元昌本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
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
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
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壘班玉觴
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撤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
竹鍾鼓鏗鉦管絃燁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
韶武滿泰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襟佩瓊離罔不具
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炷溫調元氣然後
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久沐浴

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乃申舊章下
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
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
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女脩織紉男務耕耘器用陶
匏服尚素玄恥織靡而不服賤竒麗而弗珍捐金於山
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且
目弗營嗜慾之源中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
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
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

因相與嗟嘆玄德譚言弘談感會和而吐氣頌曰盛哉
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
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
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
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脩其防禦孰與
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壘涇渭之川曷
若四瀆五嶽帶河沂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
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圃曷若辟
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

翼翼濟濟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
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氏之無外也主人之辭
未終西都賓矍然失色逡巡降階慄然意下捧手欲辭
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實旣卒業乃稱曰
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
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旣聞正道
請終身而誦之其明堂詩曰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
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
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其辟雍詩

曰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爲梁皤皤國老
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
化惟神永觀厥成其靈臺詩曰迺經靈臺靈臺既崇帝
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
甘雨百穀溱溱庶卉蕃蕪惟豐年於皇樂胥其寶鼎
詩曰嶽脩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獻浮雲寶鼎見兮色
紛緼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
億年其白雉詩曰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
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淳精

章皇德方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及肅宗雅好文章
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
上賦頌朝廷有人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
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揚雄自論
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
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仰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
事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以
爲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懼
南虜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

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曰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脩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雖屈伸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脩舊典數重出使前後相繼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異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脩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

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為風塵方復求為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為策近長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漢德以為相如封禪靡而不興揚雄美新典而上具蓋自謂得其致焉其辭曰太極之原兩儀始分

烟烟熅熅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人主五
德初始同乎草昧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
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者莫不開元於太
昊皇初之首上哉復乎其書猶可得而脩也亞斯之世
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
諸典謨以冠德卓蹤者莫崇乎陶唐陶唐含胤而禪有
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
功元首將使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
玄象暗而恒文垂彛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

學立制宏亮洪業示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燦爛真神
明之戒也雖前世臯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編矣是以
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
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燦胡縊莽分不蒞其
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予德不台淵
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撫之容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
克讓之歸運蒼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洋洋
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纖之
度其曠可揅也並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所服奕世

勤民以伯方統牧乘其命品物形弧黃戚之威用討韋顧
黎崇之不格至于三五華文京遷錫亳遂自北面虎離
其師革滅天邑是故義士庶民而不敷武稱未盡漢有慙
德不其然與然猶於穆猗允翁純嘏繹以崇嚴祖考殷
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烏弁乎千載豈不克
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踰爾
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溯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
商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九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
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於鬼區慝亡迥而不

泯微胡瑣而不顧故夫顯一八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與
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一弘厥道至乎經緯乾坤出
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豪一古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
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一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
無與抗乃始虔鞏勞謙兢一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
作至令遷正黜色賓監之一畢煥揚宇內而禮官儒林屯
朋薦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一之彷彿雖云優慎無乃蕙歟
於是三事嶽牧之僚僉爾一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
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一惇睦辯章之化洽巡靖黎蒸

懷保鰥寡之惠浹燔瘞懸沈肅祗羣臣之禮備是以鳳
凰來儀集羽族於觀魏宮用馴毛宗於外囿擾縉文皓
質於郊升黃暉采鱗於沼以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
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以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
者朝夕明牧日月邦畿卓以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
素雉朱鳥玄秬黃蓼之事以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
翼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宗以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
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以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
受之宜亦勤恁旅力以充以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
道啓恭館之金滕御東序

三十七
通志後集卷十一

十一

之秘寶以流其占夫圖書章以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
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言以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
性以和神荅三靈之繁祉以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
允寤寐次于聖心瞻前顧以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
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以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
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以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
精游神包舉藝文屢訪羣以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
德之淵源者覈仁義之林以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
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以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
慮矣將紘萬嗣煬洪暉奮

炎景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洋乎丕天
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固後以母
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
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脩呼韓邪
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百
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河南匈奴掩破北庭固
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
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
嘗行固奴于其車騎吏椎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

萬曆十七年

通志後漢列傳三二

三三

監生梅煒祿
三百六十八彭中

敢發心銜之及竇氏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
時年六十一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賓
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
篇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
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
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
厲其衆引彊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
皆不能下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

為吏後褻坐事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
倫後為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為父官
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姓名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
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

糞除猶掃除也

陌上號為道士

親友故人莫知其處數年鮮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與
即召倫為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為督鑄錢
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
讀詔書常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耳等輩笑之曰爾說
將將謂州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

大正垣十一

通志卷之二十一

廿

官錄

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監工長隨工
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
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
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鄉為吏第婦公不過
從几飯寧有之邪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
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倫出有詔以為扶夷長未到官
追拜會稽太守錐為二千石躬自斬菟養馬妻執炊爨
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賣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
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

食牛肉不以薦祠者後病且死先為牛禱前後郡將莫

敢禁倫到官移書屬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

詐怖愚民皆案論之及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

懼或祝詛妄言倫案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

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嗥呼相隨日繞行數里不

得前倫乃偽止亭舍陰乘船大衆復追之及詣廷尉吏

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其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為

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治為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

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不

交通人物數歲拜為右渠令顯授鄉佐玄賀賀後為九

江浦二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倫在職

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吏民富實掾史家貲多至

千萬皆鮮車怒馬其謂馬之壯也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

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虺曹任於是爭

昧抑絕文職脩理所舉吏多至九鄉二千石世以為知

人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遷郡代牟融為司空帝以

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領身

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之倫太后族遇盛欲令朝廷抑

損其權上疏曰書言臣無作慝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稱大夫無境外之交士不脩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與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若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臟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息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

尉光臘用羊二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十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元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知以意愛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爲鄉土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

者咸致疑怪况乃以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
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書奏並
不省用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
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
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討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
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
急不解務存鄭滄而奢侈不止者各在俗敝羣下不稱
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
風化今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

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
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
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
應坐豫協亦當宜謹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
人則風俗自化矣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
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
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
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
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

報歸田里不可過加喜怒以明在寬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以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之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設險趣執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

形令憲等保福祿君臣之歡無纖介之際此臣之至願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然少醞藉少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

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往譬之種故諾羽乃往備說
禍福無忌即率其黨與三千餘人降單超積懷忿恨遂
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穉怒
以待之初種為衛相以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當徙
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問子直及高密甄子
然曰蓋盜憎其主從來久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
超外屬為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為寒心吾今方遣使
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
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

三十一卷小一

通志後漢列傳十一上

四

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
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閭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旻上
書為種訟寃會赦出卒於家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
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故符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
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
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濶畧遠縣細
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
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所部多蒙全濟

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掾詔部送徒詣河內時
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私屬縣使作徒衣縣
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覽
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
徒桎梏恣所欲過與剋期俱至無或違者還以病免後
除瑕丘令更有擅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
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謂曰吾
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
令建進藥而愈二十五年遷堂邑令邑人防廣為父報

通志卷之三十一

四

誰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
使得殯殮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
廣殯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顯
宗即位徵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
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
地而不拜賜帝恠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
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
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
萬賜意轉為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為從禽

廢政嘗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
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
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
雲遂無六潤豈政有未得應上天者邪昔成湯遭旱以
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色盛邪
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
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少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
止以應天心帝詔報意令冠履勿謝又勅大匠止作諸
宮減省不急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時詔賜降

三十七

通志後漢列傳二

四一

胡子謙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
郎將答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
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各皆在臣臣當先
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貴郎帝性褊察好以
耳目隱發爲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
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
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
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竊以避
誅責唯意獨敢諫諍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赦解之

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脩明
經術郊祀天地敬畏鬼神憂卹黎元勞心不怠焉天
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皆在羣臣不
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
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深
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灾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
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禍亂不作
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
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

以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
故不得久留出爲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
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視事五年以
愛利爲化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
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
十萬藥菽者河內人天性朴忠家貧爲郎當獨直臺上
無被枕扯思漬反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出松問其故
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
及侍史二人松官至南陽太守

朱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爲五官中郎將均
以父任爲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
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官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爲立學
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以袒母喪去官客授潁川後爲詣者
會武陵蠻反圍威武將軍劉尚詔侯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
人往救之旣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
與諸將俱進賊拒阨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疾病死
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

三七十八

通志後漢列傳廿二

四四

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詐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時府下記禁喪葬不得侈長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

守郡多虎暴數為民害常募設檻穽猶多傷害均到下
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鼯鼯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
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各在殘吏而勞
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息進忠善可一去
檻穽剷除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
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
稱遠近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取百姓男
女以為公姬山以男為山公以女為姬猶祭之有尸主歲歲改易既而不敢
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

二百七十

通志後漢列傳五上

四五

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永平元年遷東海相
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潁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
為之作歌詣闕乞還者數千人顯宗以其能七年徵拜
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常刪翦疑事帝以為有
奸大怒收均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
色曰蓋忠臣執義無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
小黄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即令貫郎遷均司
隸校尉數月出為河內太守政化大行均常寢病百姓
耆老禱請旦夕問起居其為民愛若此以疾上書乞免

詔除子條為太子舍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帝使中黃
門慰問因留養疾時司徒缺帝以均才任宰相召入視
其疾令兩騶騶養馬者扶之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
不復奉望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侍均出
賜錢三十萬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為吏能弘厚雖
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
刻削毒加百姓灾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恒欲叩
頭爭之以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
之建初元年卒於家族子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
書教授至遼東太守意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廉以召對
合旨擢拜阿陽侯相建初中徵為尚書肅宗性寬仁而
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
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為人臣有節不
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
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
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
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
懷聖王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錫鬯

今康焉幸以少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
削黜衍食他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
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疆幹
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
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
成家官屬備具富早就蕃國為子孫基址而室第相望
又磐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
侈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
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且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

三石

通志卷之二十一

四

遣康焉各歸蕃國今羨等速就便時以塞衆望帝納之
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
因欲還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䟽曰夫戎
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
下疆者為雄弱者屈伏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尅
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
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
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
不知其勞漢德於斯為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

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歸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南單于竟不北徙遷司隸校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牽黨出入憲門負執縱放意隨違舉奏無所回避由是與竇氏有隙二年病卒孫俱靈帝時為司空

寒朗字伯奇

寒高氏小史作寒

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

棄之荆棘數日兵解母往視之猶尚氣息遂收養之及

長好經學博通書傳以尚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以謁

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按楚獄顏忠王平等辭

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

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

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

以建等物色

物色謂形狀也

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

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又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誠冀陛下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言姦惡大故臣子所宜

三司考八

通志後漢列傳廿二上

四九

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得失皆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少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會赦免官復舉孝廉建初中肅宗大會羣臣朗前謝恩詔以朗納忠先帝拜為勳長歲餘遷濟陽令以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和元年上行東巡狩過濟陽三老吏人

上書陳朗前政狀帝至梁召見朗詔三府爲辟首由是
辟司徒府永元中再遷清河太守坐法免永初三年太
尉張禹薦朗爲博士徵詣公車會卒時年八十四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決年
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道
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
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
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
捨之而去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

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爲郎暉尋以病去卒業於太
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永平初顯宗舅新
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臣致禮
暉遂閉門不受就歎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爲郡吏太
守阮况嘗欲市暉牛暉不從及况卒暉乃厚贈送其家
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
恐以財貨汙君令而相送明吾非有所愛也驃騎將軍
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
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

朝堂漏且盡而求壁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
見少府主簿持壁即往給之曰我數聞壁而未嘗見試
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大驚遽以
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他壁朝蒼旣罷召暉
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
欲嚴宿衛故以暉爲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
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
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民畏愛爲之歌曰
疆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數年坐法免
暉剛於爲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
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建初中南陽大
饑米石千餘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貧羸者鄉
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
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
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
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恠而問曰大人不
與堪爲友平生未嘗相關子孫竊恠之暉曰堪常有知
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

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
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如此元
和中肅宗南巡狩告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召拜為尚書
僕射歲中遷太山太守暉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上使
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不累清白之
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謇謇之志
卻無退思之念惠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
之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
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

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
鬻古又宜因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採其利

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
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為於
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
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
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
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為然得暉重
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勅出之

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疾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柰何稱疾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一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閔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萬布百疋衣十頭後遷尚書令以老乞身拜騎都尉賜錢二十萬和帝即位實憲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頌之病卒

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矢衣冠顛隊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穆愈更精篤初舉孝廉順帝末江淮盜賊羣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海內奇士若以爲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執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曰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

乾位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謂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摧抑惡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授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爲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

傾之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厄宜急誅姦臣爲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暘巴等而明年嚴黜謀立清河王蒜又黃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于野之言爲應於是請暘爲從事中郎薦巴爲議郎舉穆高第爲侍御史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于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其尊德樂道爲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

作崇厚論以明所守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梁冀驕
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復奏記諫
曰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
成敗以防遺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從之如升堂違
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爲羣公之首一
日爲善天下歸仁終朝爲惡四海傾覆頃者官吏俱匱
加以水蟲爲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
倍各言官無見財皆嘗出人榜掠剝割彊令充足公賦
旣重私歛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
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
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嘆
嗟誠所不忍聞也往者求和之末綱紀少弛而馬兔之
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廢大憲幸賴順烈皇后初政
清靜外內同力僅乃討變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
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
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
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
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

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納而縱放日滋遂復賂遺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賓客以爲州郡要職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也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荒饑流移道路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爲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爲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罷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

奏劾諸郡至有目殺者以威尊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璆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忘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

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鯨之矣若死者有知則唐
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
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饑隸富於季孫呼噏
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
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網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
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
其奏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在朝諸公多有推薦者於是
徵拜尚書穆旣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
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

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覩常伯
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放濫驕
溢漁食百姓臣以爲可悉罷省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
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帝不納後穆因進見曰復陳曰臣
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
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世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
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
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
故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

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延熹六年卒時年六十四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虔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詩記嘲凡二十篇穆前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子野少有名節仕至河南尹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爲文忠先生

樂恢字伯寄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爲縣吏得罪於令收

萬曆十七年

通志後漢列傳三二

五八

監生梅暉作

將殺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聞而矜之即解出親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爲海太守守恢隨之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後永以事被考諸弟子皆以通關被繫恢獨皦然不污於法遂篤志爲名儒性廉直介立行不合已者雖貴不與交信陽侯陰就數致禮請恢恢絕不荅後仕本郡吏太守坐法沐故人莫敢往恢獨奔喪行服坐以抵罪歸復爲功曹選舉不阿請託無所容同郡楊政數衆毀恢後舉政子爲孝廉由是鄉里歸之辟同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爲司

空恢以與倫同郡不肯留薦穎川安而退諸公多其
行連辟之遂皆不應後徵拜議郎軍騎將軍竇憲出
征匈奴恢數上書諫爭朝廷稱其忠入爲尚書僕射是
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憲厚善縱舍自由恢
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回避貴戚惡
之憲弟夏陽侯瓌欲往候恢恢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
而忿其不附已妻母諫恢曰昔人有言身避害何必以言
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遂上疏諫曰臣聞
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以執盛爲名伏念

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天統諸
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垂亙衆物
天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
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衣保鬻土之祭皇
太后永無慚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時
竇太后臨朝和帝未親萬機恢以意不得行乃稱疾乞
骸骨詔賜錢太醫視疾恢薦任城郭成陽高鳳而遂
稱篤拜騎都尉上書辭謝曰仍受厚恩無以報效夫政
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權春秋以爲聖人懼慄不虛

言也近世外戚富貴必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山陵未遑政事諸舅寵威並權行四方若不以此自損誅罰必加臣壽命垂盡臨死竭愚惟蒙留神詔賜上印綬乃歸鄉里竇憲因是風厲州郡逼脅恢遂斂桀死弟子縑經輓者百人衆庶傷痛之後竇氏誅帝始親事恢門生何融等上書陳恢忠節除子已爲郎中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于汝陰六世祖比干學尚書於鼂錯武帝時爲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

通志後漢列傳卷二

六十一

者以干數後遷丹陽都尉因徙居平陵敞父寵建武中爲千乘都尉以病免遂隱居不仕敞性公正自以趣舍不合時務每請召常稱疾不應元和中辟太府宋由府由待以殊禮敞議論高常引大體之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爲祥瑞敞通經傳能爲天之意甚惡之乃言於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鸚鵡來巢昭公有乾侯之危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殞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今異鳥翔於殿屋雀草生於庭

際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荅居而何而肅宗崩時實
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虛敞奏記由曰比
年水旱人不收獲涼州緣邊家被凶害中州內郡公私
屈竭而國家賞賚過度帑藏幾空明公位尊任重責深
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二豈但空空無違而
已哉宜先正己以率羣下還所得心因陳得失奏王侯
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心窮使恩澤下暢黎
庶悅豫上天聰明必有立應由不心用時齊殤王子都
鄉侯暢奔弔國憂上書未報侍中賈憲遂令人刺殺暢

於城門屯衛之中而主名不立心又說由曰劉暢宗室
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心報親在武衛致此殘
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跡不心主名不立敞備數股
肱職典賊曹故欲親至發所以心其變而二府以為故
事三公不與盜賊昔陳平生於世戰之世猶知宰相之
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今二府
執事不深惟大義惑於所聞公心縱姦慝莫以為咎推明
公運獨見之明昭然勿疑敞不勝所見請獨奏案由乃
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心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

京師稱其正以高第拜侍御史請遂以竇憲為車騎將
軍大發軍擊匈奴而詔使者為憲弟篤景並起邸第興
造勞役百姓愁苦敞上疏諫曰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
矣平城之圍慢書之耻此二辱者臣子所為捐軀而必
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今匈奴無逆節之罪
漢朝無可慙之耻而盛春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
懷不悅而猥復為衛尉篤奉車尉景繕修館第彌街
絕里臣雖斗筭之人誠切懷恠以為篤景親近貴臣當
為百寮儀表今衆軍在道朝廷集會百姓愁苦縣官無

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為令德示無窮也宜
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呈不省後拜為尚書
復上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莊公之寵州吁愛
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甚此猶飢而食之以
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
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位懇懇勤勤言之
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幾大禮未終卒然
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為心宮衛之權而虐用
百姓奢侈僭逼誅戮無罪肆心自恣今者論議匈匈咸

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襄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縣縣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佑也又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敞數切諫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爲濟

南太傅敞至國輔康以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焉歲餘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爲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寃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置立禮官不任文吏又修理銅陽舊渠百姓賴其利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及竇氏敗有司奏敞子與夏陽侯瓌厚善坐免官永元十二年復徵三遷五官中郎

將常忿疾中常侍蔡倫倫甚憾之元興元年敞以祠廟
嚴肅微疾不齋後鄧皇后上太傅禹冢敞起隨百官會
倫因奏敞詐病坐抵罪卒于家

列傳第二十二上

通志一百九上

漢書卷一百九上

卷一百九上

漢書卷一百九上
列傳第二十二上
通志一百九上

列傳第二十二下

通志一百九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太傅禹之宗也父邯中興初以功封郾莫庚反侯仕至勃海太守彪少厲志修孝行父卒讓國於異母弟荆鳳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府五遷桂陽太守永平十七年徵入為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為太尉彪在位清白為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

萬曆十七年

通志後漢列傳二二

六四

諸生刻所

陳本

之胙

胙祭廟肉也禮凡預祭異姓則歸之胙同姓則留之宴彪不預祭而賜胙重之

河南尹遣

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

賜羊一頭酒一石也

和帝即位以彪

為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中侯

案漢無關中侯中當作內字

永元初

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爭而彪在位脩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中丞周紆紆前失竇氏旨故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以老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親弔臨其喪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况族姊為皇祖考夫

人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爲大司馬過邯鄲况爲郡
吏謁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與俱北
到高邑以爲元氏令遷涿郡太守後爲常山關長會赤
眉攻關城况戰歿父歆初以報仇逃亡後仕爲淮陽相
終於汲令禹性篤厚節儉父汲卒吏民賻送前後數百
萬悉無所受又以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永平八年
舉孝廉稍遷建中初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人
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
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冤枉豈危我哉遂

鼓楫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
所明舉吏民希見使者人懷喜悅怨德美惡莫不自歸
焉元和二年轉兗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
縣北界有蒲陽陂傍多良田而堙廢莫脩禹爲開水門
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
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下
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溫給功曹史戴閏故太尉掾
也權動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自長史
以下莫不震肅永元六年入爲大司農拜太尉和帝甚禮

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聞車駕
當道幸江陵以爲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
旣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迴輿而旋及行還禹
特蒙賞賜延平元年遷爲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
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絺褥
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無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禹上言方諒闇密靜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其廣成
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貧民后從之及安帝即位數上疾
乞身詔遣小黄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其

錢布刀劍衣物前後累至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鄉
侯食邑千二百戶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
秋以寇賊水雨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
太尉四年新野君病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
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止宿臣
等誠切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而後
行清室而後御離宮不宿所以重宿衛也陛下體烝烝
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又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
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爲宗廟社稷下爲萬國子民比三

上固爭乃還宮後連歲災荒府藏空虛禹上疏求入三
歲租稅以助郡國稟假詔許之五年以陰陽不和策免
七年卒于家使者弔祭除小子曜爲郎中長子盛嗣

徐防字謁卿沛國鉅人也祖父宣爲講學大夫以易教
授王莽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孝廉
除爲郎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尚書郎
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嘗有過和帝時稍遷
司隸校尉出爲魏郡太守永元十年遷少府大司農防
勤曉政事所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

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
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
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
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
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
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脩
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
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
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

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浸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十六年爲司徒延平元年遷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錄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帝即位以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其年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不得已乃出就爵云

異策免自防始也防卒子衡當嗣讓封於其弟崇數歲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也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五年爲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賞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有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

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下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中得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薄以繁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一萬世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弊議寔不省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皋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

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更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地之常春一物枯即爲災秋一物華即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心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九年拜司隸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議郎再遷潁川太守徵拜

司空在位奉法而已視事三歲以病乞身不聽六年春
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罷之因病篤立于家

胡廣字伯始南陽華容人也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
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
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
貢交趾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長大隨輩入郡爲散
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
應舉雄勅真助求其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牖間密占
察之仍指廣以白雄遂察黜雄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

三〇七五

通志後漢列傳十二

七

帝以廣爲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順
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
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郎度史敞上䟽諫曰竊見詔書以
立后事大謙不自專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
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旣不必常賢就值其人猶
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俎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
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
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
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

立爲皇后時尚書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士試章奏廣復與度敞上書駁之曰臣等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章奏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歟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垂疆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世

以致德貢舉之制莫不以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以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以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以陛下納焉帝不從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等薦廉以略深茂堪能撥煩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廣興機事以年出爲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復爲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爲太尉錄以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

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
太常遷太尉以日食免為太常拜為太尉延熹二年
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法韓續司空孫朗坐不衛宮皆
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為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九年
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法陳蕃參錄尚書事復封故國
以病自乞會蕃被誅復為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
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
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
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

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
固定策大議不全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
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
病及免還田里未嘗仕州歲輒復升進凡一復司空再作
司徒三登太尉又作太傅其所登命皆天下名士與故
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公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
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
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給東園祕器謁者護喪賜冢塋
于原陵謚文恭侯拜家一人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

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縷經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騶駼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弔及諸解詁凡二十三篇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爲其頌云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平帝時

舉明經爲太子舍人建武初至成武令安少傳良學爲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後舉孝廉除陰平長任城令所在吏民畏而愛之永平三年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逼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

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臧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旣已和親而南部往復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誦詐求欲無厭旣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

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爲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久議沉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以衆定閭閻術術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五倫爲司

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為司徒。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
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出為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
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
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上仁緩之計書連上輒寢宋
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詣卿始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
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諍也。平上太后不聽衆皆為
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既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
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
驛馳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射有方力者漁陽鴈門

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景至。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
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
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
節之義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
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
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他相連
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天恨但以安隗素行高
亦未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為耿
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已

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右 鹿蠡王阿佟爲北單于
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 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
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 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
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心 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
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旣定 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
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 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
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亡 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
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強 以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
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 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

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 况無繼孝明皇帝奉承先
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代出 至北至乎章和之初降者
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 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
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 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
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 以代席卷北庭此誠宣明
祖宗崇立鴻勳者也宜審其終 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
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亦 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
遺陛下陛下宜深遵述先志 成就其業况屯首唱大謀
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所 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

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奮議而欲背棄
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
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
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
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
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
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
執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

不移憲竟立匈奴降者石鹿蠡王於除韃爲單于後遂
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
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
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
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爲郎策免
宋由以尹睦爲太尉劉方爲司空睦河南人薨於位方
平原人後坐事免歸自殺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
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
此地當世爲三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

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最知名京字仲譽習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爲蜀郡太守子彭字伯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爲光祿勳行至清爲吏麤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等追表其有清潔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未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彭弟湯字仲河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桓帝初爲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累遷司徒太尉以災異策免卒謚曰康侯湯長子成左中郎早卒次子逢嗣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

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以太僕預議增封三百戶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爲三老特優禮之賜以珠畫特詔秘器飯含珠玉二十六品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謚曰宣文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逢弟隗少歷顯官先逢爲三公時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爲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非他公族同獻帝初隗爲太傅成子紹逢子術自有傳董卓紹術皆已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敞字叔平

少傅易經教授以父任爲太子舍人和帝時歷位將軍
大夫侍中出爲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勳元和三年
代劉愷爲司空明年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洩省
中語策免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遂自殺張俊者
蜀郡人有才能與兄龕並爲尚書郎年少勵鋒氣郎朱
濟丁盛立行不脩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郎陳重雷
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共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
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
自訟書奏而俊獄已報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鄧太后

詔馳騎以減死論俊假名上書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
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鞠遣歐刀在前棺絮在
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常在近密識其
狀貌傷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徧覆喪車復還白骨更
肉披棺發椁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
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
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勝去
死就生驚喜踊躍觸冒拜章當時哀其文朝廷以此薄
敞罪而隱其死以三公禮葬之復其官子盱盱後至光

祿勳時大將軍蔡冀擅朝外內莫不阿附唯盱與廷尉
邯鄲義正身自守及桓帝誅冀使盱持節收其印綬事
已具梁冀傳彭孫闕字夏甫少厲操行苦身脩節父賀
為彭城柘闕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
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闕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
辭去賀遣車送之闕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
賀卒郡闕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纒經扶柩冒犯寒露體
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闕累徵聘舉召皆
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為業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

無所受闕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
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
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闕遂散髮絕世
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
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闕時
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
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為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
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闕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
其閭鄉人就闕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二

家忠弘節操皆亞於閔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爲友俱
證黨事得釋語在滂傳初平中爲沛相京華車到官以
清亮稱及天下大亂棄官客會稽上虞一見太守王朗
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疾自絕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
海南投交趾獻帝都許徵爲衛尉未到卒弘字紹甫耻
其門族貴執乃變姓名徒步師門不應徵辟終於家忠
子祕爲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
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陣謙以得免
詔祕等門閭號曰七賢封觀者少有志節當舉孝廉以

凡名位未顯耻先受之遂稱風疾暗不能言火起觀屋
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舉觀乃稱損而仕郡焉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教子壽封
細陽之池陽鄉後廢因家焉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
傳其業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怠聚衆以百數永平九
年顯宗爲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置五經師酺以尚書
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爲郎賜車馬衣裳遂
令入授皇太子酺爲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間隙數有
匡正之辭以嚴見憚及肅宗即位擢酺爲侍中虎賁中

郎將數月出爲東郡太守醜自以嘗經親近未悟見出
意不自得乃上疏辭讓詔報不許賜裝三十萬令亟之
官醜雖儒者而性剛斷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彊長吏
有殺盜徒者醜輒繫之以爲令長受戒猶不至死盜徒
皆飢寒傭保何足窮其法乎郡吏王青者祖文翁與前
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力
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爲都尉功曹青爲小吏與
父俱從都尉行縣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
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

舉醜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
用極右曹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
由此爲司空所辟自醜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傳嘗言張
醜前入講屢有諫正閭閻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
之風矣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醜及明生并郡縣
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醜讀尚書一篇然
後脩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醜視事十五年和
帝初遷魏郡太守郡人鄭據時爲司隸祕尉奏免執金
吾實景景後復位遺孤復猛私謝醜曰鄭據小人爲所

侵寃聞其兒爲吏放縱狼籍聖是曹子一人足以警百
酺大怒即收猛繫獄檄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平
矯稱卿意以報私讎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項之徵入
爲河南尹竇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
騎侯海等五百餘人歐傷市丞酺部吏楊章等窮究正
海罪徙朔方景忿怒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爲執金吾吏
欲因報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臧罪以辭景命酺
即上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及
竇氏敗酺乃上疏曰臣實愚菴不及大體以爲竇氏雖

萬曆十七年刊

通志後漢列傳二十二

十三

監生梅煒祚
三百八十八

王

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不見其事但聞其誅非所以
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理官與天下平之方憲等寵
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
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旣行皆言當死不
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復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
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勅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
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者爲瓌選嚴
能相恐其逼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和帝
感酺言徙瓌封就國而已永元五年遷酺爲太僕數月

伏尹睦爲太尉數上疏以疾乞身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使中黃門問病加以珍羞賜錢三十萬酺遂稱疾篤時子蕃以郎侍講帝因令小黃門勅蕃曰陰陽不和萬民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潔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司徒固疾司空年老公其傴僂勿露所勅酺惶恐詣闕謝還復視事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嘗來候酺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酺府奉酒上壽極歡卒日衆人皆慶羨之及父卒旣葬詔遣

使齋牛酒爲釋服後以事與司隸校尉晏稱會於朝堂酺從容謂稱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稱歸即奏令三府各實其掾吏酺本以私言不意稱奏之甚懷恨會復共謝闕下酺因責讓於稱稱辭語不順酺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酺有怨言天子以酺先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酺位居三司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以須詔命反作色大言怨讓使臣不可以示四遠於是策免酺歸里舍謝遣諸生閉門不通賓客左中郎將何敞及言事者多訟酺公忠帝亦雅重之十五年復

拜爲光祿勳數月代魯恭司徒月餘薨乘輿縞素臨
弔賜冢塋地贈贈恩寵異於他相酺病臨危勅其子曰
顯節陵埽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吾爲三公旣不能宣
揚王化令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儉乎其無起祠堂可
作藁蓋庶施祭其下而已曾孫濟好儒學光和中至司空
病罷及卒靈帝以舊恩贈車騎將軍關內侯印綬其年追
濟侍講有勞封子根爲蔡陽鄉侯弟喜初平中爲司空
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頽高之後也世爲鄉里
著姓父尋建武中爲隴西太守稜四歲而孤養母弟以
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高
之初爲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稜陰代興
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嘗發教欲署吏稜拒執
不從因令怨者章之事下案驗吏以稜掩蔽興病專典
郡職遂成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由是徵辟五
遷爲尚書令與僕射鄧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
肅宗嘗賜諸尚書劔唯此三人特以寶劔自手署其名
曰韓稜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者爲
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

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推成和帝即位侍中竇憲使人刺殺齊殤王子都鄉侯劉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按其事稜上疏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姦臣所笑竇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惶恐白太后求出擊匈奴以贖罪稜復上疏諫太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爲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

萬曆十七年

通志後漢列傳三

十六

監生任大立
三百八十八首

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龍論爲城旦稜在朝數薦舉應順呂章周紆等皆有名當時及竇氏敗稜典案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帝以爲憂國忘家賜布三百疋遷南陽太守特聽稜得過家上冢鄉里以爲榮稜發擿姦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數歲徵入爲太僕九年冬代張奮爲司空明年薨子輔安帝時至趙相稜孫演順帝時爲丹陽太守政有能名桓帝時爲司徒大將軍梁冀被誅演坐阿黨抵罪以減死論遣歸本郡後復徵拜司隸校尉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
府安數與議論甚器之及安
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
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
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
二城今復得備宰士縱為竇
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殞殮
及竇氏敗榮由此顯名自郎
太守坐法當下獄和帝思榮

三十七八

通志後漢傳七

七

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
舉奏竇景及與竇憲爭立
客太尉掾徐齮深患之脅
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
狐生豪先帝大恩以歷宰
氏所害誠所甘心故常勅
異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下擢為尚書令出為潁川
心節左轉共令歲餘以為

山陽太守所歷郡縣皆見稱
特賜錢二十萬除子男興為
尚書陳忠上疏薦興博物多
為尚書郎卒興子景字仲舉
州刺史河內太守好賢愛士
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嘗
之贈送什物無不充備既而

以老病乞身卒于家詔
中興少有名譽永寧中
聞長於辭命於是詔拜興
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
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
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
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
嘗稱曰臣子同貫若之何
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內
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
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

若可矣豈可令徧積一門於當時論者議此二人景後徵入為將作大匠及梁冀以景素著忠正頃之復引拜山劉寵為司空是時宦官任人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絕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視事代陳蕃為太尉建寧元年燕安陽鄉侯長子崇嗣至甘陵

三十七八

通志後漢列傳

八

大司農忠子暉前為洛陽令官歸兄弟好賓客雄江淮間出入從車常百餘乘及崩暉聞京師不安來候忠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劫殺六兄弟忠後代皇甫嵩為太尉錄尚書事以災異免復為衛尉後獻帝東歸洛陽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三十年用法平諸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躬少傳父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後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關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

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鈇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祭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制

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為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皆減死罪一等勿答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

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來蓋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以家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為赦以刑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咎詣金城以全人命之有益於邊而宗善之即下詔赦焉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永元六年卒官中子暉亦明法律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字桓鍾少脩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為尚書及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閭景以成大功事在官者傳再遷尚書令太傅三公奏鎮

冒犯白刃手劒賊臣姦黨殄滅宗廟以寧功比劉音宜顯爵土以勵忠貞乃封鎮為定穎侯食邑二千戶拜河南尹轉廷尉免永建四年卒於家詔賜冢塋地長子賀當嗣爵讓與小第時而逃去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復至廷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功詔賜鎮謚曰昭武侯賀曰成侯賀弟禎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儋少明習家業兼好儒術有名譽延熹中亦為廷尉建武二十代劉寵為太尉禧子鴻至司隸校尉城安鄉侯郭氏曰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

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
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其衆順帝時廷尉
河南吳雄李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官致位司徒
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
辦不問時日鑿巫皆言當滅族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
三世廷尉爲法名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
不郵諱忌每入官舍輒更脩繕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
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傳以
寸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爲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

六三
通志後漢列傳六十一

九一

汝南有陳伯恭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
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
忌刻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
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爲證焉

陳寵字昭公沛國浚人浚反曾祖父咸咸哀聞以符令

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
見事殊不付己嘗稱武鮑宣等咸乃嘆曰易稱君子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
篡位乃咸以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十參

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建武初欽子躬爲廷尉左監早卒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爲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爲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數爲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

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爲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寵爲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法三遷肅宗初爲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上疏言其害帝乃詔有司絕鉛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獻五十餘事定著于今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當盡三冬之月是時帝始改用冬初十日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成寸雪宗等上言以爲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變氣

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
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風
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
氣上通雉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二月陽氣已
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
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
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
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
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寧欲靜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

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
臣以爲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
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
災害自爲他應不以改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
興改從簡異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一
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析微乞
其中華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春之敬下有
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日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
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旱

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
廷器之皇后弟侍中竇憲薦真定令張林為尚書帝以
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恨寵林
卒被用而以臧汙抵罪及帝崩憲等秉權惟常銜寵乃白
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中之黃門侍郎鮑德素敬寵說
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奉事先帝深見幼用故久留臺閣
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而計幾微之故誠傷輔政
容貸之德瓌亦好士深然之故得出立泰山太守後轉
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棄其吏多委貪此訟日百數寵到

二百七十八

通志卷之二十一

七

顯用良吏王渙譚顯等以為腹心訟者日減郡中清肅
先是雒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
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有亂時此下多死亡
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勅縣盡収
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及竇憲為大將軍征匈奴公卿
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道者而寵與中山相
汝南張彬東平相應順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為
大司農彬大僕順左馮翊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為廷尉
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獄常自為奏每附經典務

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敝於此少衰
寵又鈎校律令脩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禮經三
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
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
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
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
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
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
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

萬曆十七年

通志後漢列傳三十一

九十五

監生任大立
三百八十六王應春

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刪
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
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詔特免
刑拜爲尚書遷大鴻臚寵歷二郡三卿所在有迹見稱
當時十六年代徐防爲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
奏議溫粹號爲任職相在位三年薨以太常南陽尹勤
代爲司空勤字叔梁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荆棘生門時
人重其節後以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五百戶永初元
年以雨水傷稼策免就國病卒無子國除寵子忠字伯

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以才能有聲稱司徒劉
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曹
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允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
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不
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
赦又上除蠶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
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及鄧太后崩安
帝始親朝事忠以爲臨政之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
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於

是公車禮聘良燮等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
上封事忠以詔書旣開諫諍慮言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
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
謀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詔引咎克躬咨
訪羣吏言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
風響應爭爲切直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
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
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
有詔拜有道高第沛國施延爲侍中延後位至太尉常侍

江京李閏等皆為列侯其秉權任帝之愛信阿母王聖封為野王君忠內懷懼慙而未敢陳諫乃作縉紳先生論以諷文多故不載自帝即位以後頗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敢糾發忠獨以為憂上疏曰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殺傷而州郡長吏莫以為憂且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澄清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歛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迫或出私財以償其亡其大彰

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各皆由於此前年渤海張伯路可為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宜糾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疆盜為上官若他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定科條處為詔文切勅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涌為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道過差今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謹言以承

天誠初元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
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
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徑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
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爲孝文皇
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
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
不呼其門閔子雖嬰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
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高祖創制有寧吉
之科建武之初政趣簡易禮義之方實爲彫損大漢之

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藉田之耕起於
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
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行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
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
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
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矣官豎不便之竟寢忠奏而
從諷布議遂著于令忠以久次轉爲僕射時帝數遣黃
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
郡國莫不迎爲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饑

忠上疏曰比者陰陽變動隔并屢臻青冀之域淫雨滂
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兗豫蝗蝻滋生荆揚稻收儉薄
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祖
東杼袖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
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臨蒞
不嚴臣下輕慢責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爲淫
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
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
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
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
脩道繕理亭傳多設儲峙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
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
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爲伯榮屈
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
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
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
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職事巨細皆
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使國政一由帝命王

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徧上臣不得干君常兩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爲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灾青變各輒策免三公忠以爲非國舊體上疏諫曰三公古稱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襲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

納說方進方進自引不蒙上天之福徒垂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欺詆爲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襲崇大臣待下以禮其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帛皆忠所建奏頃之遷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糾正中官外戚賓客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內明年出爲江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初太尉張禹司徒徐防欲與忠交寵共

奏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以先世無奏請
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以二府議及訓追加封謚禹
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去黃中郎將鄧騭寵不從騭
心不平之故忠不得志于鄧氏及騭等敗衆庶多怨之
而忠數上疏陷成其惡遂誣劾大司農朱寵順帝之爲
太子廢也諸名臣來歷祝頌等守闕固爭時忠爲尚書
令與諸尚書共劾奏之及立立司隸校尉虞詡追奏忠
等罪過當世以此譏焉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論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

三百六十九

通鑑卷之六十九

卷之六十九

不脩細節然內孝謹居家而執勤苦不耻勞辱有口辯
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
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常輟業投筆
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此由效傳介子張騫立功異域
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
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州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
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相者指曰生驚領虎頭飛
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父顯宗問固鄉第安在固對
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乃除超爲蘭臺令史後坐

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
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
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
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
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
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
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
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
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

其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
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為
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
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
不知所從故也明者觀未萌
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
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
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
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

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
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
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
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
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
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
初夜遂將吏士奔虜營會
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
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

宵長為豺狼食耳為之奈何
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
四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
以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
超怒曰言凶決於今日從事
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
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
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器夾門
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

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
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旣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
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
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
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
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
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
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
于寘王廣德新破莎軍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
其國超旣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
言神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騶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
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
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
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
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
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
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
橐城九十里遂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

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
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
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
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
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
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焉耆以
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
數遣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羣少拒
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

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奔曰漢使
棄我我必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
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
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
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
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
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
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巨平諸國
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

年之觴薦勲祖宗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
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
五年遂以幹為假司馬將北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
莎車以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
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
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且
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四十萬敵武帝妻以公主
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
之八年拜超為將兵長史假擊吹幢麾以徐幹為宣司

三十七十八

通志後漢列傳卷一

真

焉別遣衛候李昆護送烏孫使賜大小昆彌以下錦
帛李昆始到于真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
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推愛妻抱愛子安樂
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嘆曰身非參而有二至之讒
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思乃切責邑曰縱
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能盡與超同心
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
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
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使送侍子乎

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奉貢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

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首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之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

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以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疋者王廣遣其左將北犍支奉牛酒迎超超詰犍支曰雖匈奴侍子而今乘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貴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犂奉獻珍物焉者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起更從他道屬度七月晦到焉者去城二十里上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

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者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者王廣尉犂王汎及北犍支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父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父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汎廣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者王超留焉者半歲撫慰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

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

塞天恩逼於歲暮六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一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佳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旬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

倉卒之憂超得長藁文王葬骨之恩子方衰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冀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歲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胃脅疾旣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焉使者弔祭贈贈甚厚子雄嗣初

成化十年
吏部重刊

通志後漢列傳七二

百十三

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爲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有竒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超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

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
清河孝王女陰成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
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
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产皆棄市超少子勇字宜僚少
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
敦煌迎都護及西羌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
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
千餘人屯伊吾卑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
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
道鄯善王急求急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
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
先是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
孝武皇帝患匈奴疆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
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
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
外事故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
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
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問者

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諸國四備其通租高其價直嚴以
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怒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
有叛者皆由收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
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
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况今府
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
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
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
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

真心膽北捍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
立副校尉何以為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
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
校尉於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侵擾故外
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
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
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為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
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
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

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虜執必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禦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逼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布威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

校尉是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
數與車師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以
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
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
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
殺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彘蠡王
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開通還屯
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
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
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
沒處斬之以報其耻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
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
其種人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
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
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
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
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
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

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唯遣人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徼下獄免後卒于家

梁愷字伯威北地弋吾人也父諷歷州宰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爲軍司馬令先齎金帛使

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降者萬餘人後坐失憲意竟輸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殺之竇氏旣滅和帝知爲憲所誣擢懂除爲郎中懂有勇氣常懷慨好功名初爲車騎將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懂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護任尙於疏勒尙上書求救懂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懂未至而尙已得解會徵尙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它乾城小懂以爲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霸不

聽懂既入遣將急迎禧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人並
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懂等出戰大
破之連兵數月衆胡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
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數萬頭龜茲乃定而道路尚隔
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之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阻遠數
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
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禧博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
二年春還至敦煌會衆羌反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遂
詔懂留爲諸軍接懂至張掖日勒羌諸種萬餘人攻亭

候殺略吏人懂進兵擊大破之乘勝追至昭武虜遂散
走其能脫者十二三及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懂
降並慰譬遣還故地河西復安懂受詔當屯金城聞羌
轉寇三輔逼近園陵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
懂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畜
財物甚衆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數璽五百勞勉委以西方
事令爲諸軍節度三年冬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以
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中郎將龐雄爲副將羽林五
校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二萬餘人又遼東太守耿夔

率將鮮卑種衆共擊之詔懂行度遼將軍龐雄與耿
夔共擊匈奴奧鞬日逐王破之單于乃自將圍中郎將
耿种於美稷連戰數月攻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
月懂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城與匈奴左將
軍烏桓大人戰破斬其渠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
財物甚衆單于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圍懂懂被甲奔
擊所向皆破虜遂引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栢
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懂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
澤連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奧鞬日逐王詣懂乞降懂

乃大陳兵受之單于乃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會熙
卒于師即拜懂度遼將軍龐雄還爲大司農雄巴都人
有勇略稱爲名將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殺貴
人流不能自立詔懂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徒
扶風界懂即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既還
懂以塗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以羌侯印綬坐專擅徵
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懂與護羌校尉寵
參有詔原刑語在龐參傳會叛羌寇三輔關中盜賊起
拜懂謁者將兵擊之至湖縣病卒何熙字孟孫陳國人

少者大志永元中為謁者身長八尺五寸善為威容贊
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擢為御史中丞歷司隸校
尉大司農及在軍臨歿遺言薄葬三子臨瑾阜臨瑾並
有政能阜後才早歿臨子衡為尚書以正直稱坐訟李
膺等下獄免官廢于家

列傳第二十二下

通志一百九下

司馬

通志後漢列傳卷一

百九

